石匱書

明　劍南張　岱著

馮孫陸陳趙魏邵列傳

馮恩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以行人勞師兩廣大帥王守仁進恩而語之恩不覺屈席薦求備為弟子守仁甚器之每語人曰任重道遠其在馮生哉恩以行人拜御史蜀臺故事御史有所執訊甫具以移刑部曹郎俾為獄不復更相閱也恩下所司必從曹錄獄

牒以報諸曹郎嘿其尚書謂御史屬吏我尚書以語
恩不為動曰御史非欽屬吏公諸曹也欽因以知事
首尾孰為緩孰為急孰為可否體當如是耳尚書屈
遂著為甲令尋疏論留守魏國不當越江役諸衛卒
語侵大司馬魯倰一月魏國亦遂輟役奉命巡上江
舊例邏卒以獲盜多寡為殿最恩曰是必有孽盜以
免殿者下令畫地守之以不被盜為上功獲多而核
者次之民自是不虞盜誣指揮張紳挾御史大夫汪

鋐而殺人恩立訊寘之法汪鋐以　上寵之故勢張甚請大計覲吏禁南諫臺毋得先論請候畢事始論摘其尤者恩謂南在先北在後皆所以詳核官邪司察漏網大夫欲伺收寄而奪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得如故事汪鋐愎而陰能窺伺　上肯沮折其屬又阿諛時相數更職守以伺困恩後上疏極論之時　上方喜新貴人議建南北郊又欲令皇后出蠶北郊而摘其議不合者着論以邪徒闢之中外惴惴莫敢

抗恩獨上疏言　陛下必不忍以敢言之士為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詆之耶今天下士風日敝以緘默為老成以順臾為平易以特立為矯激有所建白咸指為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謫不唯父母妻子恐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跡往來以避權臣之怒　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則唯有甘心立仗之馬暗口朝陽之鳳而已古者天子躬耕籍田以供粢盛后親桑蠶室以資黼黻文章未聞出郊

而蠶也今士庶之家少習禮教者必以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為美俗堂〻天朝四方取則焉可舍九重而遠出郊宿乎是禮行後世有時書曰后親蠶於郊譏外也視　陛下當為何如主也南北郊　高皇帝來定制也分十年而合〻百餘年而　列聖継之未有改也今陛下一旦改之行夏之時而頓復周之祭先地後天則尊卑之義不明分天分地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中人之家守先業者尚知

其不可而況　陛下爲天地子爲宗廟社稷主哉
陛下服歷大位九年於兹矣以爲治耶亂耶安耶危
耶太倉水衡供億不足耶貸盡矣三輔近畿關陝河
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莖木葉亡孑
遺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爭流亂矣閩海叛卒至殺
兩省官長矣地震星孛產妖作異草木變怪禽獸爲
孽置郵不絕書靈臺不絕奏　陛下了不之惜而治
〻焉以爲治安今日頒手詔明日降敕諭欲以追前

王軼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因勸 上逮侍二議閣
言路且以堯舜之用元愷而唐宋之狥林甫安石爲
戒俱報聞當思具章時自分必遣而 上竟寬之恩
益感奮思報會彗星見遂極論汪鋐疏曰張孚敬之
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 陛下去張孚敬而
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彗
也鋐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
更新之象遂倣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以其

賢當簡用其不肖當斥其詞旨削厲　上恚甚馳緹騎逮之至京下詔獄苛究所至名榜掠瀕死者數四恩執語不移遂移秋官獄論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斬而疑之或得從輕比　上奪尚書王時中職侍郎聞淵歲俸郎以下遂謫有差恩遂真論斬矣時汪鋐驟遷太宰王肅敏廷相代爲御史大夫議以恩所坐特疑譽失當與三尺不盡合疏請之不聽會審南闕門汪鋐東向坐恩向闕跪鋐故令較卒擘恩髆膝面

之恩即僵立不跪鋐怒謂汝上書欵死我即下獄擾
欵為厲鬼以死我死今不在我手耶恩叱曰若安能
死我即重我不過磔若又安能磔我鋐益怒謂因何
敢叱大臣恩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何但叱為
鋐曰若自謂氣節獄中何以受人餉餽恩咲曰如若
言不過以義槖饋耳不至如若以遺人市又受其其
金而薦之閣府鋐怒甚推案下欵拳恩恩應之聲益
厲王廷相曰馮御史何絮為　祖宗不殺諫臣百七

十矣豈以而快心破　祖宗法又謂太宰有法在以
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戛言亦曰此豈太
宰私家耶銊乃止然猶著恩情真應決恩挺身出不
顧觀者咸嘖嘖稱嘆曰是御史始者以其滕鐵也其
搊口則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閉目恩為曰
鐵御史且錄其語傳之遠外而　上所使詞事者密
以聞頗為動容是冬遂免行刑當洶洶時有遺恩藥
者曰毋再辱恩推之地曰不聞王新甫語我豈兒女

子耶御史陳言不當伏闕刀都市以伸明主法何言
辱當思下獄時長子行可甫十三歲即伏闕上書白
寃狀括髮短後衣煢煢長安街中見一要官轝過即
攀跪泣請其辭絕酸楚不忍聞背掩耳促舁者疾過
之其又二載而君年十五會冬事迫乃刺血書疏叩
公車大畧言臣父恩切而失怙祖母吳含飴哺之以
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為　陛下作一吠奸
之犬而頓忘逆鱗之戒遂陷大辟塗炭都市竊念祖

母吳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臣父今日死祖
母當以今日死臣父明日死祖母亦以明日死臣父
死臣祖母僅死臣孰孰一孫寧得不死惟冀　陛下
哀憐之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
命　陛下僇臣不傷臣心臣被不傷陛下法謹延頸
以俟白刃納言陳經見而憐之為封上有旨法司吏
審時王廷相猶在事與司寇聶賢仍以恩前律不盡
合請報減死戍雷州恩戍而汪鋐亦用奸事露罷矣

於是海內翕然謂御史公死忠孝子君死考王世貞

為作父子忠孝傳

孫應奎洛陽人正德辛未進士初授章丘令徵拜給事中時張孚敬桂萼用事應奎上疏劾之有曰一清雖練事而尚通多私故舊此可與諮謀難獨任也孚敬雖博學而性褊傷於自恃猶飾厲功名當抑其過而用之桂萼則梟鴟之資桀驁之性作威福植黨與政以賄成事多阻撓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不

可罰也　上是之後因陸粲疏復上乃革蕚保傅大學士銜以尚書致仕後又以薛侃請擇宗室之賢者立儲疏累及下應奎詔獄尋釋之又明年以大計論臺臣不法謫高平縣丞稍遷兵部員外郎歷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晉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尋陞戶部尚書提督倉場被論改南京工部尋改戶部引年致仕卒賜祭葬如例

陸粲吳縣人嘉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丁亥

以新貴用事緊不肯往謁新貴銜之遂改授工科給
事中甫三日聞邊報即上疏請修寧夏邊墻以遏南
衛又疏言壅滯之患總繇上下睽隔乞時延見群臣
以資啓沃　上嘉納之戊子奉命考收劾御馬監太
監閻洪耗敗欺罔之繇條上十事允行之中貴奪氣
適有重獄廠衛與法司異斷　上罷都御史熊浹繫
抗疏言大獄之疑必當詳慎不宜輕斥大臣廠衛積
威已久每株送囚犯於法司雖知冤濫莫敢平反今

攝理與爭瞰賜所能恐法吏以浹為殘非國之福也
上震怒下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之時張桂用事慢
甚繫草疏劾之內言孚敬萼罔上行私專權納賄擅
作威福廣報恩讐因指摘其罪狀而謂孚敬雖狠戾
自用執拗多私其術猶疎為害猶淺桂萼外若寬迂
中實谿刻忮忍之毒發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
是夜有鬼嘯於庭繫厲聲叱曰死即死耳吾義不可
已鬼嘯何為翌日疏入自分必死章下乃獲音璁以

原職罷萼散官致仕二人貴震天下一旦免黜百僚
震慄都下權稱奇男子又以粲等不蚤發覺下之吏
既而霍韜甚詆其疏謂萼與己同薦王瓊初不受賄
且謂楊一清唆粲為之於是 上意頓回首召瓊還
政府一清致仕歸粲謫貴州都鎮驛與岳倫王準同
出都城抵謫所讀書如平時士子執經問業者甚衆
稍遷江西永新令縣素囂訟又盜繁難治乃損益保
伍法隨戶籍口召諸爲盜者與之好語捕送自贖有

出入可疑保長率其甲夫捕之前後獲盜數百人時彭陳三盜行劫江洋莫可誰何力請於郡出其黨周繼於獄釋其罪而借以賞令設伏擒之以獻土豪左鐸懷欲殺人暨唆訟號十虎三彪者悉斃之杖下人尤快之父之念其母乞歸惟色養為事〻寡姊撫遺甥施及宗黨稱有恩禮喪其親哀毀甚疾遂卒

陳相洛陽人正德辛未進士知崇德縣事為人剛果無留獄吏不敢欺強悍斂跡時中貴用事其黨至邑

者賂遺之相獨不為禮一切裁抑唐侍御有不畏強禦旁邑咸羞之奬擢為御史

趙瀵平湖人正德辛未進士授建昌府推官廉正公明録重囚有寃必釋不拘成案殺人應死者務廉得其實不輕縱贒譽著聞召拜給事中章數十上其大者若清治原消灾變辨忠邪又論劾巨瑞蕭敬谷大用崔文及邪佞陳洸等張孚敬秉政勢甚赫論其專職自恣并及桂瞿二相出為山西叅政數月致仕所

著有漸齋集

魏良弼江西新建人嘉靖二年進士知松陽縣召入拜給事中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在諫垣七年論諍奏疏數十上其大者論保定侯梁永福大司馬王時中大學士張孚敬冢宰汪鋐及論捄御史馬敬王應鵬諸君子每疏上輒廷杖杖已或釋或下詔獄杖瘢或小愈或未愈又旨下復杖獄卒及行杖較餘皆為流涕贊至無膚而直聲動天下　世宗注意永嘉故屢用楚

之以快其情然終念之曰小秀才狂却有胆故終不奪其官也已大察張汪共擠之竟罷歸隆慶初錄用忠鯁進太常寺少卿尋卒

邵經邦錄進士爲刑部員外郎 世宗復召桂萼經邦上言詩十月之交刺無良也茲日食陽月象符小雅張璁尋去尋留衆議洶洶謂 陛下私議禮之臣夫禮與政不同也議禮貴當政要必公 陛下以議禮德璁乃不察忠邪不揆才量信使無間是私議

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則所議者不爲公禮矣可守
也亦可變也可成也亦可毀也　陛下何不於此諸
臣學其賞賜全其終始以酬其勞博選海內重碩之
賢置諸左右講明勵翼興建正大光明之治無使其
履盈蹈滿化天人之怒生禍適之殃臣抱此區區竊
效茅焦之義昧死以請　上下鎮撫司嚴訊曰父子
天綱也孰可守變成毀者經和自比茅焦何如視朕
極刑勘問謫戍邊方與楊慎等永遠不赦尋以病死

石匱書曰我明人主以逆鱗不可犯者無如 世廟然揚爵以劇莽言之不死海瑞以決裂言之不死陸粲鄒經邦輩以唐突罔犯言之不死乃馮恩則以忤汪鋐而瀕死然鋐不自死之而借 上以死之亦即不死蜀寔擕撃之下使恩伸爲臣而其子伸爲子豈非異數哉後恩十八年而繼盛縲不免英蓋嵩能自殺之而又能巧取曲致使 主上終殺之也矯罵君卑佞人故智仍謂我明百七十年不殺一諫臣也可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三

閒劍南張　岱著

夏言曾銑列傳

夏言貴溪人舉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奉詔覈斥錦衣冒濫官屬三千二百出按皇莊侵占農地二萬餘畝順紀中貴人趙彬建昌侯張延齡前後七疏皆報可轉右給事中時山西劇盜陳卿聚衆據青羊山爲亂朝廷大發兵討平之而所遣將臣以下交爭

功不決且有因而爲利者言發其事遂命言往覈次
第功罪皆當　上心器言會吏科缺都給事中特旨
移言長吏科言以是益自負時　上方貴輔臣張孚
敬等相與推明宗祀禮樂之事言謂農桑天下本令
人主既躬耕行籍田禮而后不親蠶非所以昭陰教
示婦職也因上皇后親蠶疏　上大悅報旨稱美言
又探知　上與輔臣孚敬有南北郊分祀之議復上
疏謂當以冬至祭天於南郊之圜丘以夏至祭地於

北郊之方澤而引周禮及　高皇帝初即位詔為據以濮唐為不足法　上益大悅下禮官會群臣議召言見便殿賜璽書褒獎與四品服欲以風厲群臣而卒莫之應詹事霍韜辨論益切至貽書責言指為奸邪言恚繳其書上之因遂劾韜五罪　上怒甚械韜下御史臺獄輔臣孚敬為力請不聽久之乃釋還職祀典成進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都給事中言既顯與孚敬異孚敬恨乃因行人司薛侃之疏用彭澤計

而頎之卒不勝言出獄月餘遂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未幾命禮部尚書李時入閣而言代之與時並召對所以褎勉有加時薦紳大夫方合攻孚敬謂言能抗之而言以閑敏結 上知又折節下士以是得公卿聞聲御史馮恩常有疏品第三公九卿長佐多所不滿獨稱言救時宰相 上既以制作禮樂自任於古典多所更易其事在春官而言為之長所建白多當 上意上亦欲驟貴之其委寄與

閣臣將賜銀記一日學博才優俾得密封言事未滿考以背南郊再建宗廟工成特加太子太師前後賜賚無虛月有所陳乞無不立得而是時霍韜起家吏部左侍郎以舊郄思中言莫能間也會順天府尹劉淑相與言之狎戚費完不相善坐奸人所中下獄疑言之庇其客而主之因上書訐言罪 上怒不聽言亦疑韜主之謂淑相與韜謁陵歸縱飲九龍池為不敬而韜時已轉為南京禮部尚書矣而人復相攻不

已　上两置之而鐫諭俸一秩以謝言言氣稍稍驕
皇子生言入對　上喜甚手簪花於帽侑以旬金文
幣甚渥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是時李時居首
輔而　上所以委寄之不能如言重一切禮文之事
皆以屬言賞亦稱是言氣益驕漸獳視公卿常從
上謁陵駐沙河言庖中火延武定侯勛及大學士時
行帳燬而　上别授言廷臣六疏亦從燬言與二臣
合辭請罪　上不問而獨責言當特疏合疏不敬言

望恐乞休　上留而勉厲之六年考滿錄一子中書
舍人俄李時卒言居首揆以撰膺望天上帝奉冊勞
加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餘如故上柱國於人
臣未有加者加之自言始其自擬也人頗以爲異時
武定侯郭勛危從惡言而喜張孚敬孚敬左右之得
幸　上至貴重封上公數上書論劾大臣無不立應
與言爭寵而妬　上至承天謁陵畢禮部臣嚴嵩請
率群臣表賀　上問言言謂宜俟回鑾至京而後舉

上乃報罷殊不悅萬得其指乃固請賀　上許之言既小決　上指而會　上幸大峪山閱視永陵工言進居守勑而遷　上怒責言忌肆不恭因悉勒令上其前後所賜銀記璽書手札言懼謝罪請留所賜而上疑其有毀損削其勛階令以少保大學士致仕言乃簡十年中璽書手札四百餘通并銀記上之　上怒解言朝辭已發道中貴人止之仍命赴閣諭之曰卿宜益勵初忠盡心匡輔秉公持正不惟副朕簡任

亦免衆怒言疑所云衆怨者郭勛輩也復疏謝謂旨
處不敢後於他人唯一志孤立爲衆所忌上不悅
隨加詰責久之還言銀記及璽書手札會陝西三邊
大捷推功言復勛階及少師仍進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江淮悉平復推功言賜白金彩幣賜璽書褒
奬限臣之與遣功正德中一再見而已明年九廟災
言方以疾在告乞休不允霍韜死而言與郭勛爲仇
益甚言雖數以病請然實不病而以無子故多擁諸

嬪妾爲懽慈壽太后崩　上傳示太子服制議言報
疏有謌筆　上遂切責令陳狀言引罪罔乞還鄉治
疾　上怒盡削其勛階散官令致仕言始聞　上之
怒之乃上陷蔔事宜冀以鮮　上曰若既蘊忠謀何
自愛而欲去朕耶姑不問是時　上方治齋醮其爲
靑詞及他文獨言與尚書嚴嵩稱旨内閣僅翟鑾在
非　上所急也而言且陛辭因詣西苑齋宮叩首
上聞而憐之俾還私第調理以俟後命而郭勛蔣悉

横其於皆工治兵指克盜歛以數十萬計　上微覺其事給事御史請救勛與提督大臣會派役卒勛怫使也內閣擬勅且數月勛勿須爭與言俱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以景神殿薦新得獨對　上從容問言勛皆吾股肱也而相妬者何也元不敢對　上復曰言疾欲歸果否歸當在何時元乃曰俟聖誕後始敢請耳又問勛何疾元曰勛寔不病言歸即出耳　上首頷久之而給事御史伺　上有畄言而惡勛意因

劾勛故不循勅爲作奸植黨亂國法給事中高時復盡列勛罪縱不法數十條乃下勛詔獄三法司覆擬論斬獄成疏留中不下尋復言武英殿大學士俾疾愈而後之任言雖以疾在外然閣事多所取決而於勛窮治勛獄指授批根無所不極　上猶心念勛疑其中言搆也乂之言一品滿九年考遣中使賜金幣寶鈔肥羜上尊盡復其勲階官職賜敕褒諭宴禮部前是言與少保禮部尚書嚴嵩同鄉稍晚進而言以識

權驕貴不爲下嵩事言甚謹惟恐不當其意言亦以
門客嵩之會坐失　上亟當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造
上所幸秉一眞人第謀揣言而代其位言覺之嵩旣
數爲給事御史所攻乃益爲恭謹以媚　上上心愛
嵩甚於言言乃日峻所善給事御史益攻嵩　上益
憐之　上居西苑齋宮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
製小腰輿以乘　上聞之不善也人主故所御翼善
冠上不御而御道士冠因命尚方做而雕沉水香爲

五冠以賜言及成國公希忠京山侯元大學士鑾尚
書嵩言獨密疏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　上大怒時
昭聖章聖太后故御慈慶慈寧會皆宴駕郭勛故請
改其一宮爲太皇子宮言與　上意合不許至是
上卒問皇太子宮當何建言偶忘之念興作工役費
重倉卒對曰今兩宮皆虛可改其一以居皇太子
上愈怒令五臣皆出直廬召成國公等入對罷言不
召尚書嵩乃故冠香冠而冒輕紗帽其上使　上見

之　上不悅因令成國公等三人出而留嵩慰諭甚

至嵩頓首兩泣訴言之見陵陷　上使悉言罪嵩乃

肆臆陳之　上遂手勅都察院數言三罪又切責言

官論劾言罪而衆疑言且復用相顧莫敢發亦不敢

請罪者十六日而　上怒宣言入拜呈考諱忌仍直

西苑候聖誕禮成言乃謝恩因乞骸骨欲以嘗　上

疏入八日奉御批令章職閒住時日有食之旣　上

諭禮部以臣子欺慢君外陰侵犯內陽之咎言以臣

欺君上作威作福不下郭勛姑免死着回籍去於是給事御史乃敢合疏論言且請罪　上益怒命部院盡覆覈之讁降十餘人餘留者亦奪半歲俸而高時獨以讁遷遠蓋以其常論郭勛故也亡何勛病死刑部獄　上恚極以他事奪尚書吳山職餘鐫俸有差而還勛子孫侯爵寔惜之也言又貴用事家富厚高甍雕題廣囿曲池之勝媵侍便辟及音聲八部皆選服御膳羞如王公其始海內縉紳意其且復用問遺

踵接最後漸不召則漸亦希簡而監司守令聞不能
盡酬答言居恒邑邑不樂遇元旦聖壽必上表賀稱
草土臣　上亦報聞而已久而漸倦之後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仍致仕是時翟鑾得罪去代鑾者嵩
最得　上意而間事大臣許讚張璧以老病或罷或
徙嵩獨相　上微聞其專特召言甸家復任旣陛見
盡復其勲階職秩時嚴嵩已爲少傅兼太子太師矣
則亦加少師以示並重而言愈驕直陵之出其上凡

有所擬盲行意而已不復顧問嵩〻亦默〻不能吐一語而心恨之甚言殊不自悟　上左右小璫來謁言者言奴視之其諂嵩〻必執手延坐款〻密持黃金置其袖以是爭好嵩而惡言　上或使夜瞰嵩言寓直何狀言時已酣就枕嵩知之故篝燈坐視青詞草言初以是得幸老而倦思聽客具藁亦不復簡閱多舊所進者　上每擲之地而棄之左右無爲報言言亦不復顧嵩聞而益精專其事以是　上益愛之

而河套之議起始言繇書生以片言合　上意驟起爵貴欲建立奇功名以自顯回居恒謂祖制文臣非出將入相不得封公侯非謂文臣不得封公侯也文臣不得為丞相非謂不得為三公也以故於議撫大同封安南平汝寇皆自顯露其策不復託之代言而猶未慊其志曾銑者江都人故亦功名士也以御史平遼陽叛卒顯累官總督陝西三邊念河套肥饒地又棄之邊與虜共之虜乘間得入巢窟其中畜牧水

草於祀桑隴甚易欲以十萬衆逐之因故地築城增
戍填其中其爲全陜計甚備聞於言言見以爲名美
大悅而有蘇夫人者言繼妻也有才色言嬖而畏之
其父綱頗交通關節恣其奸利銑故綱同鄉雅善之
亦有所結納綱亟爲言稱銑才言益自信以爲功必
可成亟下兵部會廷臣議銑所請大司農金錢以數
十萬計調山東河南良家子亦不下萬餘皆心知其
難不敢決而言意亦小沮會銑疏復請給誓劍得專

僇鄭帥以下　上心惡之始下諭言等套鹵之患久
矣今以征逐為名不知師出果有名否兵果有餘力
食果有餘積成功果可必否一銑何足言祇恐百姓
受無辜之僇耳言懼不敢決請　上裁上乃以前諭
下司禮監印發兵部及須議諸臣嚴嵩既以頌　上
旨乃上疏極稱鹵之不易勝河套之必不可復師既
無名費復不淺而謂在廷之臣無不知其非者第有
所畏耳因引咎乞罷　上始報嵩以言私薦曾銑不

顧國安危民死生唯狥銑饞欲耳而不允嵩辭言懼
上疏謝罪且謂嵩於計議之際了無異詞而今忍先
臣具奏不過諉臣以自解耳　上不悅責言之專狥
私情強君脅衆令吏禮二部都察院叅看嵩遂具疏
力詆言之擅權謂機事大小毫髮不復関同言亦力
辨而　上怒不可回矣兵部會議　上遂罷河套之
役使緹騎捕銑於是尚書淵等論言事爲任意跡涉
強君　上責其奉旨議奏猶謂跡涉此非媚即畏是

何臣體姑不究因盡奪言餘官俾以尚書致仕言出國門而難作矣始咸寧侯仇鸞鎮甘肅貪慢桀驁數違總督進止銑論料其罪狀數十言擬旨令官校逮捕矣嚴嵩既得志與侯元都督炳謀欲深言罪乃代鸞具草謂嘗關曾銑復套議故銑恨而中之又鹵入延安殺掠吏民數萬輕出定邊營損卒復數千懼而遺其子曾淳以五千金賄蘇綱俾轉以二萬金賄言故爲之解而戒使復套以爲功時曾淳以胄子在太

學　上遂捕淳與蘇綱下詔獄都督炳極意煆煉而侯元行金於中貴人寘其事獄上論綱戍邊且追所受金而使緹騎捕言〻始覩鸞疏謂彼方就逮發疏時　上下諭不二日何以知　上語而數演為文又何知嵩疏而附麗若此蓋嵩與崔元輩為之也其辭甚明晰而　上方怒甚弗省也銑就逮以小緩期罪緹騎長奪其官法司當銑比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律斬　上不許令更擬於是取嵩指以交結近侍官員

紊亂朝政律斬妻子流三千里銑性果銳有機略其死不當罪天下聞而冤之又十二日而言亦至時於東中聞銑所坐驚墮車曰噫吾死矣後具疏以辨其辭甚苦而刑部尚書喻茂堅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朱廷立等擬曾銑律以請而謂言宜當八議所謂議貴議能者 上怒切責茂堅等阿附其語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而言妻蘇氏發廣西從子禮部主事夏克承從孫尚寶司丞朝慶皆奪職為編氓言

至秋竟坐棄市年六十有七言雖以驕蹇得 上惡
然亦頗能持爭 上常諭之欲退處西南使太子監
國言時六十答諭云臣全數已盡萬死不敢奉詔
上為之止其後所深恨言者挫郭勛與不肯戴道士
冠而天下方怨勛之橫與嵩之奸貪謂言能裁之以
是多惜言者隆慶初其家上書白冤狀盡復其官賜
諡文愍予祭葬曾銑亦贈兵部尚書諡襄愍言始有
妾孕七月而蘇氏妬之嫁民間生一子後言死而蘇

氏知之迎置家其貌甚類言且得官矣而卒病死言竟無後

石隱書曰言與嵩其闇不能以才其陰忮同其諂媚同其善傾陷人同其驕奢淫佚又同特以其見殺異也特以其嵩殺之故異也乃　上聽嵩殺言而又以挫郭勛殺之以不戴香冠殺之以復河套殺之故尤異也則其見殺也不亦幸矣乎銑無死道死於附言死於晡蘇綱以附言一趾之錯身名俱喪可不慎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四

明 劍南張 岱著

翟鵬毛伯溫汪文盛列傳

翟鵬山東武定州人正德戊辰進士授户部主事典榷河西務内璫于經等新開皇帝魚閘行旅鵬力遏之不得肆陞衛輝知府世宗入繼大統道衛輝鵬祗應安詳民不知擾上計治行爲天下第一偏於部樞遷陝西副使備兵岷州鵬勤修武備平居則開誠撫

綏一遇侵犯則督兵追勦丙戌亦不剌擁衆來犯與叅將設奇斬虜首十四級虜挫衄遁去陞陝西按察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與總督王瓊不相能被誣詆罷歸家居十餘年嘉靖庚子虜破大同深入山西時兵部尚書張瓚掌部事毛伯溫掌都察院事劉天和提督團營皆不能出師禦虜起鵬於家總督宣大偏保河南山東軍務時虜犯石州甚急鵬飛檄調延綏游擊劉繼祖等出戰挫其鋒虜稍引去以不貽

柄臣夏言惡之鹵退撫綱故勒歸并革總督官明年
鹵又至復起鵬為兵部侍郎提督如故給事中劉繪
上言頃者北鹵南侵陛下勅翟鵬提督軍務矣乃鹵
遁而總督撤罷鹵至而總督旋增事出倉猝機不素
定非所以專責任而圖成功臣請專任翟鵬凡兵馬
錢粮悉得便宜從事張瓚亦以為言上命假鵬便宜
懸賞格臨陣畏怯者都指揮以下徑斬首總兵等責
死狀立功復晉鵬兵部尚書鵬疏點鹵猖獗未遭挫

岬必乘隙復入臣議調陝西薊遼客兵八枝及宣大
主兵無募土著選練騎十萬統以諸將列為四營候
虜入即分屯要地每營各當一面發游兵與虜挑戰
佯北虜必分道躡我我兵因起夾攻之假令虜騎充
斥勢不可禦且令各營息趨關南依塹固守使虜不
得越而南久之虜必懈歸我兵尾擊之虜因疲我兵
豈盡出其下哉上從之鵬修築邊墻三百九十餘里
築新墩二百九十二座護墩堡一十四座添守備操

守十四員建營房一千五百間得地一萬四千九百餘頃得軍一千五百名大同遂成保障又乞增銀以供軍需詔發太倉金四十萬給之又謂宣大米價騰踴往歲發銀易米軍士坐困宜於京通二倉撥粟十萬石赴宣府十五萬石赴大同而大同距懷來一千二百餘里計米一石僅及腳費請罷米宣府易銀發大同兩便從之二十三年鵬以寇報旁午復請調各鎮兵聽用兵部不可謂審如鵬言盡掣全陝薊鎮之

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聽以延綏遊兵二枝徵發已而虜入大同塞鵬禦却之時朱方代許論爲巡撫遂請撤薊鎮兵〻部復議諸鎮兵俱宜撤亡何虜寇萬全衛拆墻而入上以本鎮秋防建議掣兵太遲使虜得乘間入使鵬不下令何以掣兵并逮繫赴獄俱謫戍遣鵬至河西務借宿民家皆莫肯留遂告部使者杖其民〻奔愬厰衛以聞復逮至京庾死於獄方亦

斃杖下物鵬之任總督也以大學士晏言倨不反謁辭去既又無聞遺言衛之故至鎮一切陳請多抑不行旋復罷言去再起卒以非罪死人多憐焉隆慶初復其官追加卹典鵬慷慨有直節嘗有詩云惟有寸丹戀帝闕更無尺素到權門故竟以此被陷云

毛伯溫江西吉水人正德戊辰進士以紹興府推官徵拜御史出按福建釐正賦額歲省民財三萬餘金再按河南戒諸司不得與民為市市猾倚鎮守中人

爲奸伯温捕市猾閹怒以爲鉗辱我也必理之伯温
問故徑諭之索飯曰吾未朝日閹强具食曰必宴渠
極醉閹强爲歡酒半曰外傳公有違言願待我食若
此耶閹愬謝伯温咲曰吾固知公無是也閹公居山
東訐御史二萬金乃得直御史今益有名公失利何
爲者閹謝不敢與大咲痛飲而別三按湖廣戢洞庭
湖寇及親藩軍校之暴者擿姦鉤隱莫有遁情　世
宗嗣統劾奏司禮大璫蕭敬韋霦張銳張忠與戕其

死請併戮以謝天下鋭忠竟抵法已遷大理寺丞拜
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罷衛前兵三百人歸其嘗修
漢壩唐壩瀦河水溉民田若干頃會大獄起伯溫以
嘗佐大理逮坐罷歸既薦召巡撫山西明年改撫河
南以時宰庶又罷丙申議征安南時居父憂奪情起
爲右都御史至則上方畧會兵不果出改協理院事
是冬作永陵遷工部尚書提督工役後二年復議征
安南遷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復調上五事曰均管

糈處錢粮具官屬破常格懸重賞兵復不果出伯溫亦復協理院事己亥上巡承天勅伯溫與翟鸞爲行邊使勞軍物大同巡撫張文錦令恭將賈鑑築五堡爲衆所殺後遂無敢言築堡者伯溫嘆曰昔人之生變由所任非人非建議謬也增築鎮邊鎮河二堡募軍三千實其中蠲廢田之税使耕以自給設一恭將領五指揮守之五堡錯峙聲援易及南遂不敢輕入窺大同其夏還院　世宗决策征安南同咸寧侯仇

黨督諸師得便宜行軍至廣西檄集兩廣福建湖廣兵并檄雲南守臣別集兵候師期又檄臨遣諸郡縣儲糧餉議分正兵爲三哨計六萬八千人奇兵爲二哨四萬二千人雲南兵於蓮花灘分三哨計二萬一千餘人以參政翁萬達張岳副使陳嘉謨鄭宗古等分監各軍經畧既定兵漸集乃檄諭安南示朝廷興滅繼絕至意懸賞格魁日進師登庸大懼叩稽黎氏死無後願歸欽州四洞地世世奉朝貢正朔如黎氏

伯溫進文武吏士告之曰安南故陳氏地也登庸得之于黎氏與黎氏得之于陳氏等耳而殘民之生爭祖宗之棄地不可謂仁揭中國之力為外夷報仇不可謂智遂許降上其狀詔從之以庸為安南都統使進伯溫太子太保加賜銀幣師還仍掌院事提督團營營軍耗不及額時議召補伯溫言京師募兵徒得貫監游民無益于用宜止召募而嚴簡閱又言兵不用命其弊在法令太寬今自都指揮以下逗遛者斬

以狥總帥奉爲絜令用人虛已博訪務當其才請兵
疏至即發孫障遠戍咸恃撫恐錦衣官校多勳戚貴
閣子弟怙勢不可究詰伯溫汰之由是怨謗日起會
順天巡撫朱方以閫退請罷戍而閫旋犯大同入內
地方得罪斃杖下伯溫亦坐削籍罷歸踰年卒年六
十四伯溫氣宇沉毅臨大事斷決不疑以非罪去位
時共惜之

汪文盛湖廣崇陽人正德辛未進士爲饒州府推官

宗藩驕恣悉繩以法搆誣逮繫日從徙犴中讀春秋三傳著爲辨說根究理要尋賴廷諭白其冤釋之還治會姚源寇起蹂躪德興都御史俞諫檄往視師文盛單騎奮慨悉心規畫扶滿召爲兵部主事俟發錢寧江彬盡惑上志誘道南征文盛率同官諫阻械扶于廷瀕死者數　世宗入統爲兵部郎中命偕都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清查冗員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多宿蠹盡革撈議蜂起不恤也未幾出守福州府

至值大祲疏乞獨發廩復都鄙社倉倣朱子備荒法行之是歲也雖饑而民無流徙又興水利開上玉灊港塞新河灌田四千餘頃又減丁錢省傳費議處琉球私舶法垂於後文盛操下嚴一錢不得濫公費即鎮守監司私有取於民必術禁之遷浙江提學副使丁艱服闋又補督學陝西文盛精于人倫之鑒所甄拔士皆登上第與江西督學李夢陽陝西督學何景明一時齊名尋陞雲南廉使時安南莫登庸竊據奏

逆其子方瀛稱兵窺伺陳憬黎寧播遷赴愬于朝上
欵正登庸罪遣使入安南體勘登庸弒逆狀久未得
要領嘉靖十五年乃晉文盛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相
機勦撫文盛乃招致安南人刁鮮等爲詗察遣登庸
遣阮璟等八人潛入雲南偵我兵進止刁鮮執之并
獲僞印一方大誥一通文盛疏聞上大悅降勅褒嘉
仍令厲兵以俟文盛計結安南人武文淵等令歸附
我軍號召黎氏舊城俾各興兵自効又以蒙自縣蓮

花灘者地當交廣要衝遂列寨樹營勒兵賊腹中以爲諸歸正人聲援于是安南官目及隣境土官咸願內附方瀛丈子大懼乃遣頭目范正毅等奉表來降并請以所據花灘兵而黎寧復具牒備訴本國據越之狀及兵馬數目水陸進兵道里請王師出征文武具以疏聞上以登庸篡逆數反覆罪不赦又不束身歸罪決計征之遂命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温帥師進勦伯温至廣西會師分六哨以進移檄雲南爲

犄角以掣其後文盛仍駐師于蓮花灘分部諸將為三軍〻各二萬一千人分為三隊集餉厲兵伯溫刻期進發當是時方瀛死登庸懼束身奉表詣廣西軍以乞降而文盛遂班師回鎮朝廷論功賜金綺進文盛大理寺卿遂疾歸卒子宗伊嘉靖戊戌進士仕至戶部尚書

石匱書曰我朝勳業之臣非有所主即有所附閹國靖難得其所主者也靖遠威寧得其所附者也如使

上無所主下無所附雖功如于少保勇如戚繼光皆
不得上沾五等之爵而他可知矣故萬曆間如李化
龍之平播葉夢熊之平哱徐元泰之平羗朱爕元之
平藺皆以不附柄臣遂靳爵賞況糧鵬毛伯溫汪文
臧之愛賑不終旋遭讒佞者哉嗟乎世未有權臣在
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叩馬書生之言遂以之籠
絡千古豈不重可歎哉